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墟集卷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馮國柄

少墟集卷四

明 馮從吾 撰

語録

訂士編

示臨清學諸生

夫子博文約禮之訓不顒為一顔子發而顔子一旦慨然認到自家身上曰博我約我何也彼誠信得道理

原在自家身上夫子不過一指點之耳向也迷而今
也悟方才覺得有趣方才欲罷不能若是自家信不
到但假人口吻曰博文約禮云云終是無趣味終是
不得欲罷不能子思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此迷悟之說也且顏子既稱欲罷不能矣不知欲罷
不能之時何様光景誠不可不於此處潛心
博文約禮有先後而無等待若待博文完了才去約禮
則天下古今道理無窮盡何時能博得完將終其身

無約禮之時矣余師許敬菴先生曰孔子教人其大端曰博文約禮道之散見於人倫庶物之間者文也其本於吾心天然之則者禮也隨事而學習之謂博隨學而反己之謂約禮即在於文之内約即在於博之時博而約之所以為精也精則一一則中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其斯而已矣先生此説可謂善發聖人之藴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正是顔子學有得處文王望道

而末之見孔子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自古聖人大都
如此士君子為學須要造到欲從末由至於無所用
力處然後謂之學顔子之學不然掘井九仞而不及
泉與不掘何異
問茍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何也曰註
云固猶實也實者斂華就實之意正為上文頭一句
說聰明睿知又恐學聖人者騁其聰明睿知在外面
用功不肯斂華就實所以曰固或曰既是學聖人不

當騁其聰明睿知上文何必頭一句說聰明睿知曰天下之事非聰明睿知之人一件做不得且如該寛裕温柔處却發强剛毅該發强剛毅處却齊莊中正可乎不可此所以先說聰明睿知後說容執敬別但世之學者易於騁聰明恃睿知故又曰固字云耳上章淵泉如淵此章淵淵其淵正是固字之意在天地必有大德敦化而後有小德川流在聖人必有肫肫淵淵浩浩之大德敦化而後有聰明睿知容執敬別

之小德川流在學聖人者必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而後能知至聖之所以配天也無聰明睿知不可騁聰明睿知亦不可此固之一字學者不可一時不體驗問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固矣然學者欲固聰明聖知達天德從何處用功曰下章緊接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可見存一惡其文之著心便是下學用功第一着論其心雖惡其文之著論其道則文終不能掩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衣錦

尚絅猶如無錦然而錦終不能掩乃其所以為錦如
固聰明聖知猶如無聰明聖知然而聰明聖知終不
能秘乃其所以為聰明聖知也固聰明聖知達天德
就是無聲無臭的境界但自惡其文之著也一念始
可見斂華就實這一念真是下學用功第一着

示東昌聊城兩學諸生

非禮勿視四句工夫在應感上做出門如見大賓二句
工夫在心上做然則回與雍何以辨也不知四勿字

難而二如字易請以戰喻夫非禮之聲色交於外而我欲視聽之是外寇也非禮之言動起於內而我欲言動之是內寇也內外交攻而我以孤軍猝遇强敵不假應援一鼓而下難邪易邪出門使民其心易肆特內寇竊發耳然必借見賓承祭之心以勝之不然鮮不北矣故此一捷也是應援之兵之力也而主兵人安在哉以此較彼難邪易邪此回雍之辨也或曰顏子心齋坐忘幾於化者也何至有非禮曰禮不易

言也一念少過即非禮一念少不及即非禮故曰約之以禮約也者約其過與不及而歸之中也至精至微非可以騰諸口說者豈至如世俗所謂非禮非禮云哉噫内寇外敵雖太平之世所不免而恃吾有以備之若曰顏子而無非禮也是唐虞無四凶而商周無桀紂也天下有是理哉堯舜湯武不以其故損聖又何疑於顏子故千言萬語為顏子解者是昧於時勢者也

問顏子學幾於化者也視聽言動豈有非禮豈待於勿
勿之云者不過在静中一念上用功防未萌之欲云
爾若必待視聽言動而後勿不幾於粗乎曰此意甚
是雖然如此則顏子静中一念且不能静矣更説甚
動顏子學幾於化静中一念已是澄澈的未萌之欲
已不消防只是在視聽言動時再一點檢耳但把顏
子之非禮不可看的太粗顏子之四勿不可看的太
着力便是且静固静易乎動亦静易乎賢如顏子豈

有靜中不靜賢如顏子又豈能動中不動有耳目口體便有視聽言動有視聽言動便就有非禮處勿之云者是動中求不動之意也動而不動則動中能靜矣動中能靜則靜中能靜又何待言靜固靜動亦靜無内外無將迎此孔子之所以為四絶而顏子之所以為四勿也一間未達其絶與勿之間乎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易見可欲而使心不亂難此四勿之學非顏子不足以當之

涇野先生教人於動處求静真得夫子告顔淵非禮勿視聽言動意

示濟寧學諸生

仲尼祖述堯舜一章是一首仲尼賛武字土字一韻行字明字一韻化字大字一韻自古賛體之妙莫過於此

問中庸引夫子之言皆言子曰惟君子中庸章言仲尼祖述堯舜章稱仲尼者何曰此二章正相應盖前邊

說舜文武周見得這中庸道理散見於堯舜文武衆聖人前邊說天地鬼神至於日月星辰華嶽河海禽獸草木無不言及見得這中庸道理散見於天地萬物後邊說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見得這中庸道理雖散見於堯舜文武天地萬物而實統會於仲尼故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可見仲尼曰君子中庸亦惟仲尼為能中庸耳聰明睿知章就是仲尼之小德川流經綸大經

章就是仲尼之大德敦化不徒曰承上文云爾仲尼

曰君子中庸非仲尼吾誰與歸

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只是箇淡故下文即曰

淡而不厭學者只凡事淡得下其識見自別其品格

自高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自古熱閙人多喜動喜事恬淡人又多厭動厭事惟淡

而不厭才謂之君子之道才謂之中庸

論君子之道說到篤恭天下平道理可謂至大不知有

何樣奇特工夫方才得到此顧先之以淡而不厭一句可見淡之一字乃吾儕安身立命所在若是能悟破淡字則精神收斂在内覺得世間種種可豔之物自與自家身上不相干涉就是在爵禄名位中必不為爵禄名位所用何等安閒何等瀟灑須有此等胸襟方才做得出篤恭而天下平的事業不然把自家一段精神終日馳騖於外只在榮身肥家紛華靡麗上做營營逐逐徒自苦累一生有何好處又何論

事業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不是有心去把天下不放在心上只是把天下看的淡所以能不與也雖然人情好甘而君子曰淡非迂也嘗得出淡中滋味自是能甘得淡自是能不厭若嘗不出淡中滋味縱曰我能淡我能淡其如不甘何故不以淡為甘而輕言淡者非深於淡者也

示四氏曲阜兩學諸生

孔子之道一貫之道也原不貴博亦不賤博故曰君子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弗畔者弗畔
此一也夫子知曾子博而能約可與言一也故直示
之曰一貫知子貢博而不能約不可與驟言一也故
必先試以多學而識然後約之曰一貫可見善學聖
人者惟恐當下不能承認此一也又何必沾沾以博
自多哉齊景公欲用孔子晏子沮之曰當年不能究
其藴累世不能闗其施盖病其博也而史遷亦曰儒
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夫博而不約其流弊至於什

百千萬而不可返皆多之一字為之嚆矢也噫人情好勝勢必畔而至此不足為異但使晏嬰沮景公而聖道不行於當時史遷列六家而聖學不明於後世可勝異哉可勝異哉

世道不如古全係於士君子好髙之心勝不在日用閒着實用功孔門言志亡論夫子與顔子何如只首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居然三代時大道為公景象可見古人為學何等着實吾儕試

自揣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也果能無愛惜心否即不然果能無納交要譽心否但只有纖毫未化便是有愧於此心便是有愧於子路縱高談性命何益此世道所以不如古也

楚侗先生維風編中有云知道者之於詩文直揄焚視之可也余讀之以為知言豈直詩文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即善與勞亦揄焚視之可也不然即此一念有善有勞之心便不是善便不是勞矣舜之舍已

孔之毋我皆是此意噫難言哉

顔子蕭然在陋巷中有何善有何勞而居然以不伐不施自任是何等樣胸襟吾儕當細思之

有善有勞難不伐不施易何世之有善有勞者多而不伐不施者少也於此方見顔子之不可及

伐善伐伐也有以不伐為伐者尤伐之伐也施勞施施也有以不施為施者尤施之施也故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此斷不可以為訓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懐之是孔子一生的學術一生的事功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是曾子一生的學術一生的事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孟子一生的學術一生的事功

問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君子所性誠然不知性是怎麽模樣曰君子所性根心處雖不可見至於睟面盎背是昭然可見者只說這睟面盎背處大行能加窮居

能損否余嘗見富貴之士或有形容憔悴者貧賤之士或有發氣滿容者可見這根心生色處大行窮居斷然加損不得

問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曰芳草和煙暖更青寒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

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只一箇分定了便改移不得可見人只是安分便是盡性

安分二字人人能言之不知道理甚大功夫甚難必如

夫子所謂隱居以求其志才謂之安分於窮居行義以達其道才謂之安分於大行陸子靜謂宇宙内事皆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才說得出分字意

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分明畫出一箇聖人模樣宛然如見吾儕既見之矣不可在模樣上欣羡當自根心處求之

又示四氏曲阜兩學諸生

問四氏學及曲阜學諸生曰諸生或為聖人之後或近聖人之居誠為厚幸然為其孫者何以無愧於祖為其弟者何以無愧於師乎諸生唯唯否否余曰爾諸生以讀書科第為無愧乎如此則世之取高科躋膴仕者皆可以為聖人矣爾諸生以為然否爾諸生必不以為然既不以為然何不求其所以無愧者而奮然思齊也然其所以無愧者何在諸生又唯唯否否余曰陽明先生云箇箇人心有仲尼箇箇人心既有

仲尼則為其孫者生來原無愧於祖為其弟者生來原無愧於師此道完完全全聖非有餘我非不足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但只是自家信不及所以不肯思齊所以有愧耳且爾諸生有能篤信聖人如子夏者乎子夏篤信聖人故學以致其道後儒不篤信聖人故學以致其舉業學其所學非聖人之所謂學也非聖人之所謂學則雖謂之有愧也亦宜雖然子夏惟篤信聖人故入聞聖道而悅亦惟篤

信聖人故出見紛華而悅何也子夏篤信聖人不曾篤信自家所以入聞聖道而悅又出見紛華而悅耳顔子其初亦篤信聖人故仰之鑽之瞻之三之字俱指聖人其後一聞聖教始信得博我約我始信得我自家生來原是聖人故既竭吾才如立卓爾曰卓爾則入也卓然見於其前出也亦卓然見於其前孰為聖道孰為紛華孰為可悅孰為不可悅舉躅皆是盈眸皆是鳶飛魚躍現在眼前此顔子之所以不可及

也篤信聖人則離過聖人必有出入處篤信自家則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安得有出入乎哉今吾輩
生於千百世之下聖人生於千百世之上是入也既
未開聖道而出也又只見紛華安得不愧於聖人爾
諸生不要說聖人生於千百世之上我生於千百世
之下只信得過聖人生於千百世之上固是此赤子
之心固是此良知我生於千百世之下亦是此赤子
之心亦是此良知既亦是此赤子之心亦是此良知

我何為不奮然思齊而甘心有愧於聖人也今諸生能篤信此赤子之心否能篤信此良知否抛却自家無盡藏緣門持鉢效貧兒諸生得無惕然於此乎諸生又唯唯否否余曰孟子不云乎是心足以王矣齊王抛却自家能王之一念却去問霸者之事豈非緣門持鉢效貧兒耶吾輩果能篤信此赤子之心我與聖人同篤信此良知我與聖人同則識得本體自然可做工夫做得工夫自然可復本體當下便是聖人

故曰箇箇人心有仲尼非虚語也自從宇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如此則爾諸生在天地謂之肖子在聖門謂之高弟登高科躋膴仕於此心此知無所加固謂之不愧不登高科不躋膴仕於此心此知無所損亦謂之不愧故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嗚呼盡之矣諸生為之躍然余反觀竊自愧遂書之以示諸生併以自勖焉

示寧陽學諸生

克己復禮為仁先儒解克字謂如三軍遇敵戰必勝攻必取此言甚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但自家兵馬若平素操練得不閑熟停當而輕言克是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耳故夫子又曰操則存舍則亡然則欲克己者又不可不先講操心之道

問顔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已幾於化矣夫子與之論仁宜有玄虛奥妙處第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何淺易也曰惟至淺乃至深惟至易乃至難吾輩學問不及

古人只為一生在此區區形骸上討箇受用終日將外邊聲色應感陪奉此軀即有志於學者亦多從此起見種種情識擺脫不去自視於視聽言動不知有多少欠闕多少愧怍處如何到得顏子且非禮之視是誰視非禮之聽是誰聽非禮之言之動是誰言是誰動皆是此一箇區區形骸作用至於非禮勿視是誰勿視非禮勿聽是誰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誰勿言勿動這不得一段真精神真力量如何能

斬釘截鐵一齊勿去亡論聖礙湛溺即勿矣猶有拖泥帶水處亦不得謂之勿勿者拔去病根意也顔子四勿真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大者先立則彼區區形骸如耳目之官豈能奪之豈直不能奪且即此區區形骸即是靈明真體故曰仁者人也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若顔子者亦庶幾可謂踐形而無愧於為人矣大約異端言仁指的是那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的那箇吾儒言仁指的是這能

勿視能勿聽能勿言能勿動的這箇這箇道理至淺至深至易至難玄虛奥妙莫有過於此者若舍此別談玄虛奥妙余豈知之哉

非禮勿視四句非字不同有非者有非之非者有似是而非者非者不難勿非之非者亦不難勿惟似是而非者為難勿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這等去處非顔子不能剖析

學者能體會得聖人訒言之意雖言以終日亦謂之訒

不然即閉口深藏亦訒之蘊也故曰吾與回言終日
又曰予欲無言有言無言真不在言上說
仁者其言也訒訒之云者非徒不言也蓋太極之理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不靜專則不動直不靜翕則不動
闢故子思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訒之云者亦敦化
意也聖賢道理原自精細聖賢學問原自深湛故易
曰洗心退藏於密詩曰夙夜基命宥密訒之云者亦
藏密意也大抵人之精神最忌外露人之力量最怕

輕洩士君子果能收歛這一段精神嵌固這一段力量如猫之捕鼠如鷄之抱卵不識不知勿忘勿助到此地位才是真為之難才是仁者其言也訒這等去處別人識不得須是要自家内省内省者收視返聽自家默默湛思默默點檢耳後世學者豈不毅然要做好人但終日外省處多内省處少如何筭得故次章即云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而子思亦曰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

見乎正得夫子告司馬牛之意吾輩為學須是要在人所不見處用功

示泰安學諸生

泰安諸生講富與貴是人之所欲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三章蓋聖賢道理原是一貫此三章書只當作一章看大約學者只是在富貴貧賤上打不破徒自纒擾一生安能到聖賢地位所以然者只是看得大行能加所以不能審富貴看得窮居

能損所以不能安貧賤若是能看破大行原不能加富貴自然能看破窮居原不能損貧賤自然能安一切世味都擺脫得開瀟灑快樂自然睟面盎背所見自然大所處自然高當下便是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境界睟面盎背就是成章氣象在水謂之瀾在日月謂之光所性是何物就是此仁在水謂之源在日月謂之明故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所以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也君子之志於道也志此而已矣或曰富貴貧賤勘得破便到聖賢地位抑何其言之易也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由此觀之言何容易雖然孔顏樂地非難造好讀誠明定靜書願與諸生共懋勉之

昔人有言過得貧富關便是小歇處過得生死關便是

大歇處余以爲貧富關便是生死關過此便是大歇處何云小也嗚呼人能過此關天下何事不可做昔涇野先生教人惓惓以甘貧改過爲訓而谿田先生深以爲然此正前輩學問真切處非後學可及雖然不甘貧就是過能甘貧就是改過仔細看來世間人種種過失那一件不從富貴貧賤念頭生來畢畢者無論即高明有意思者亦往往墮此坑塹良爲可惜諸生不可不時時惕然猛省

富貴貧賤自有定數欲之不能來惡之不能去世之人
徒多費此一番欲惡耳不處不去君子只是箇勘得
破

富貴是人所欲貧賤是人所惡受病之根正在此欲惡
二字君子之心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原未嘗先有欲
惡二字橫於中所以富貴貧賤到前便能審之安之
如鑑本空而妍媸自辨衡本平而輕重自分不然饑
者甘食渴者甘飲其如飲食之正味何無終食之間

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只是此心常惺惺要不失此真體耳非分外硬將一物强置之胸中必於是必於是也

富貴貧賤不當著跡看日用間富貴貧賤時時都是有的且如食求飽居求安便是欲富貴心惡惡衣惡食便是惡貧賤心豈止於此大凡念頭起處都是富貴貧賤所在此所以時時要照管時時要收攝不然若著跡看則三公萬鍾一生能遇幾次所云終食不違

造次顛沛必於是者果何物耶念及於此此心真是一時放下不得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惟根於心所以能生色可見根之一字最要緊世間諸凡作用如事功節義之類都只是枝葉枝葉有遇有不遇而惟此根乃是人人有的故曰人性皆善有此根則時而大行如樹木遇春夏其枝葉自然發生於此根實無所加時而窮居如樹木遇秋冬其枝葉自然收藏於此根實無所

損故東廓先生云世俗通病只認得箇有才能有勲業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箇無才能無勲業無著述的聖人此實根本之論嗚呼人人有此根人人不肯自認有此根徒只在枝葉上用功何也自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誠切中後世學者之病

問孔子之道精矣微矣孟子弟以登東山而小魯云云形容之何也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然則學聖人者奈何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

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雖然五𩇕今日不當在成章上馳騖只當在成章以前用功或曰何也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孟子豈徒曰觀之而已哉知此則知聖道之所以大知此則知君子之所以成章

示濟南歴城兩學諸生

古今談道者多矣莫精於費而隱一言若曰君子之道費而隱非隱而隱也子思有感於當時昏昧渺冥虛

無寂滅之說行故為是言以覺之然亦非自子思始也夫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知此則昏昧渺冥虛無寂滅之說不攻自破矣知此則知道知中知學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天地亦有所憾此是論道理如此然學者只當極力以求其至不可以聖人之不知能自諉下文曰至誠曰至聖曰至德至道

曰至矣總是發明此意這至字不在高遠上説就是中庸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又曰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二字雖聖人天地亦有不能盡處故堯之允執舜之精一一生兢兢業業只是為此若中庸是容易的堯何必允執舜何必精一堯舜又何以曰猶病哉註謂覆載生成之偏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夫曰偏曰不得其正可見中之一字天地亦有不能盡處此所以人猶有所憾若把至字看的太髙遠便非中庸之旨

且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的道理就是愚夫愚婦所與知能的道理下文説到參天地贊化育説到篤恭而天下平才只是盡了愚夫愚婦的道理其實於愚夫愚婦道理上一毫無所加才謂之中庸才謂之至然篤恭而天下平即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故曰聖人亦有不知不能夫以天地之化育而尚賴聖人以贊之故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可見這中庸道理匪高匪卑匪遠匪近匪難匪易如以為高遠

而難也難道自家不如愚夫愚婦如以為卑近而易也又難道自家過於天地聖人至乎至乎可不勉哉

自老子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說於是遠人為道者索隱行怪求之於虛無寂滅之域子思子憂之不得已有鳶飛魚躍之說若曰斯道在天地間舉目皆是舉足皆是何可道何不可道何可名何不可名無内無外無有無無無無之非道無之非名無之非學閉門靜坐則靜中有鳶飛魚躍之趣應事接物

則動中亦有鳶飛魚躍之趣推之至於夢寐之中則夢寐中亦有鳶飛魚躍之趣推之至於造次顛沛之時則造次顛沛中亦有鳶飛魚躍之趣故夫子夢見周公豈眞有周公之揖讓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必於是者又果何物何事也哉信乎知鳶飛魚躍之趣則知道可道為常道而道不可道者非常道名可名為常名而名不可名者非常名老子虛無寂滅之說當不待辨而知其非矣

右數則皆因諸生講此書遂書以示之雖聖賢精藴未必甚解但藉此與諸生相印證耳雖然余之所以惓惓於諸生者又不願在此講說間也乙未冬日長安馮從吾仲好甫書于濟南之澄清軒

昔楊子之隣人亡羊追之不獲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不知所之楊子戚然變容者竟日余觀近日博士家逐迹喪真殆不幸類是夫書者聖人之迹也而有不可傳

者存焉惟大覺玄解始能旦暮遇之而近日博士家
慕弔詭則支離傳註狃發蒙則懼傷口珠或夢中占
夢而自謂全覺或學一先生之言而暖姝自喜是何其
多岐也夫赤水玄珠知珠不能索而得糟魄之喻斵輪
者所以釋椎斵而議讀書之君也然則逐迹喪真之士
安得不壓朱公之戚哉侍御馮先生以關陜大儒出入
金馬之門已而簪筆柱下代狩東省廵歷之暇時進諸
博士弟子與之辨析精微慜大道之多岐而亡羊者衆

也因錄次成書命之曰訂士編云意與諸博士弟子相印證也余得而卒業焉大都闡博約一貫之道發克復四勿之功明根心定性之旨而歸重於先立乎大之一言推原費隱之說仲尼之中庸而拈出淡字固字之義尤宋大儒所未發直指良知為作聖之基而勘破生死貧富之關至於由回之志顏冉司馬之仁孔曾孟子之學術事功又各歷歷剖之詳焉去聖人二千餘歲矣僅僅數千言胠其闗鍵曲盡閫妙筌蹄盡化而不出其

宗噫化聲邪法音邪三籟邪子静登壇新建提衡淵淵
理窟哉余掊知雪神恍見徳機而知先生之發吾覆也
乃請其草授之剞劂氏嘉與海内諸博士弟子共印證
之都人士聆真人之謦欬得未嘗有何啻逃空谷者忽
聞足音也疇不跫然而喜左袒下風乎出涯涘而觀大
海庸詎東省十數學宫而已哉先正李文達嘗言宦途
惟薛大理以理學為務兹覩馮先生稚有文清夫子之
風焉是編出而宋儒先又樹一赤幟矣海内博士家誠

無樂鵁於鐘鼓無求馬於唐肆滌除宿根掃撤塵障而別具隻眼馬周道如矢君子所履豈惟永無岐路之泣即向所稱聖人之不可傳者盡在是矣屬下直隷河間府知府陳邦科頓首謹書

少墟集卷四

少墟集卷五

明　馮從吾　撰

語録

關中士夫會約原序

關中會約蓋馮桂史仲好首議而諸君子樂成之一時義舉百年希覯於乎野渙羣之易昌少焉桂史叩余言為約規余蓋重感吾黨先達人文之盛而式微於今也

茲約誠行無渝則式微者以道盛往盛可無譚然竊有懼焉士固有同舍而割席千里而比肩者則心之一與弗一耳心誠一無會亦會矧曰會不約皆約矧成約故面會不若心會約以詞不若約以心嘗怪論交君子分社近黨合醵若嬉有一多焉而挾有一少焉而忮黨非嬉非挾與忮尤非心之所由弗一也茲用會以合一約以貞合會不數而忘洽約不煩而誼正風啟大同道振式微類族自我鄉人所望乃或聲𩦻而寡實文具而鮮

終陽浮道與而畜貳將令望我者緣款索我拾罅議我其謂之何諸君子當俾不落是乃余為是懼也誠慮於所不必然但冀釋余懼者以必不然用廣首議美意云

戊戌端月首會日約中朽櫄周守題

夫世道隆汚係士風厚薄而返薄還厚倡之者當自士大夫始使士大夫而猶然不倡則於齊民何責焉昔夫子歎時人論禮樂而決之曰吾從先進當其時豈無野人夫子者而夫子不之恤若曰知我者其惟先進乎罪

我者其惟先進乎今萬世而下猶知有先進可從者伊
誰賜也吾二三士大夫誦法孔子有日覩今世道士風
可不決所從而徒空歎君子野人哉頃者經軒熈宇二
先生過訪精舍談及吾鄉士風為之咨嗟太息者久之
余曰此豈異人任也在二先生倡之何如耳二先生曰
然是亦不可以無約子其任之余謝不敏曰有諸前輩
在二先生曰否否即此是前輩命也長者命少者不敢
辭子其任之余曰唯唯遂載筆從事於二三士大夫之後

萬曆丁酉冬十二月後學馮從吾書

會約

一省會風氣近古諸凡禮節頗有先民之意第恐久而寖失其初是不可不一申之者其冠婚喪祭當以會典家禮為主至於冠禮久已不行尤望諸公亟倡之

一士夫經年不一面恐非吾輩一體之誼擬於每年正月初六日各攜餅果四器酒一尊同至一公所公拜二拜再拜二拜以見相答已時赴會申時散會中有

年高步履不便者公除餅果四器酒一尊送至其家非有大不得已事不可不到

一彼此往拜俱用單帖止後輩於前輩用折柬一次其前輩亦只用單帖答後輩途遇前輩下車立道左俟前輩過方登車如年歲及科目相近者或彼此下車相揖或車中拱手既別不必差人拜上

一彼此往拜務要相見不可槩以不在辭如坐談時久隨便出一餅一果用之不必設卓以滋糜費

一彼此稱謂或字或號不必稱翁惟後輩於前輩仍用翁字以見鄉黨重齒之意至於公事傳帖雖後輩為首於前輩亦不必稱翁庶中有姓同與號之上字同者不至無所分别

一彼此爭構吾輩所無儻萬一有之大家務要盡心勸和勿令因小忿以傷大體至於外侮之來雖聖賢所不能免吾輩中儻有無故遭此者大家亦當左右維持無令失所傳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則百姓親睦夫鄉田同井者且然况於吾輩尚其念之

一士夫宦遊歸及公事過家者吾輩為主人當先有一拜越數日其容回拜即主人中有年高步履不便者或莊居不知者不必論其先施否亦當往拜仍當下車登堂以候安否不可過門止投一刺其燕會禮文俱當節省如中有至親同年不在此例

一中有新選及出差陞轉過家者各捐分金一兩其餘

願捐者聽

一中有年老無子或有子而貧甚者每年公具分金若干以助之其與日壽器賻奠仍當破格存厚

一與日中有大故公具分金若干為賻葬時再具若干為祭公舉外私舉者隨便

一士夫之後有十分貧乏不能度日者廉其實量給資本以慰先世於既往以存厚道於將來切不可秦越肥瘠視之

一士風薄惡莫過於投遞揭帖以後凡有緣門投遞者衆共絶之不必接覽

一吾鄉士風雅稱恬靜而近日諸長者尤多閉戶寡營絶口不談時事如此美俗烏容過慮第恐無知之人指稱吾輩或捏寫連名假書囑託當路或擅借

一二名號傳帖相約甚至無名之帖頃刻傳徧而大家茫然莫知其所自諸如此類關係一方士風不小今後吾輩遇此不妨過於詳慎盖關防詐偽徵獨居

官即居鄉亦不可不一留心也

以上數欵特其大畧耳若其詳則有鄉先正藍田呂氏鄉約鄉儀在顧吾輩共斟酌講求焉

關中會語跋

會舉於戊戌正月仲好氏書約先大夫題辭不佞以使事過里與末議焉亡何仲好養痾杜門九年始出不佞東西南北抱先大夫戚歸終制從鄉先生後亦踰九年越丁未春兩人始再與斯會盖相視而慨會合之難也

雖然不佞重有慼焉先大夫題約諄諄以心一規茲雍
雍濟濟罔弗一也而不幸往矣諸先進且強半修文嗟
嗟百年駒隙幾俟河清此古人終日乾乾競寸陰而永
終譽也會合維艱無虛良晤九原可仰盍昜方來近一
時長者坦衷亮節人人可用為儀而嗣至諸君子鬱然
煥然爭相灑濯即不佞如誦或亦可肖而化焉者於休
哉洛下耆英情誼不洽於後進蘭亭少長流連僅止於
壺觴孰如今茲萃渙維風而相觀道義者乎此會良稱

不偶吾願諸君子共敦之矣會既畢仲好謂不佞不可無言遂不辭而跋其後周傳誦書

關中會語述

此關中會約也何述焉紀侍御馮仲好先生雅意而述之以詔吾黨也葢吾黨寶慶之會前未有也自仲好始倡之會有定期約有定欵先生自有引故先達周司農先生弁有辭旨哉乃言皆萃渙之良箴而協德之寶訓也葢崇儉德以敦素風酌往來以通交際嚴稱謂以尊

古誼絶告訐以警薄俗周窮約以厚廉靖䘏後裔以慰先德敦本尚實之念維風善俗之規溢於言表一時士庶羨爲盛會傳之海内慕爲盛舉今行之十餘年弗替也兹仲好方奉名還臺觀風天下首以此化導搢紳士則斯世斯民皆善徳矣豈惟一鄉一國也與哉弟懼仲好行矣吾黨意人人殊設有弗繼仲好之雅者此事或廢柰仲好之始願何今以往有能體仲好意俾善則雅意世世守而不墜吾且願爲執鞭而從之矣貞不佞敢

僭為數言以為吾儕告勿立異勿有我勿為齊民所指
摘則庶乎斯會斯約永貞為毋負矣夫覩是會也讀是
約也有不犁然當心者非夫也若夫會心匪面之訓反
薄歸厚之倡則有二先生之言在不佞又何說之辭歲
丁未閏月望日會中迂叟秦可貞拜手謹述

少墟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墟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馮國柄

少墟集卷六

明 馮從吾 撰

語録

學會約

歲丙申秋余與諸君子立會講學於寳慶寺越數會諸君子請余言為會約余謝不敏諸君子請益力爰述所聞條列如左亦藉手請正意也諸君子

其謂之何

一會期每月三會初一十一廿一以中午為期不設酒醴不用柬邀大家初會相拜止於會中行之不必各各登門以滋勞擾若別有請益不在此例

一會期講論毋及朝廷利害邊報差除毋及官長賢否政事得失毋及各人家門私事與衆人所作過失及詞訟請托等事褻狎戲謔等語其言當以綱常倫理為主其書當以四書五經性理通鑑小學近思録

為主其相與當以崇真尚簡為主務戒空譚敦實行以共任斯道無令鄉之先達如横渠涇野諸先生専美於前可也

一會中一切交際俱當謝絶此正崇真尚簡處彼此各宜體諒若中有至親舊友不因學會相與者隨便

一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虚已下人即有不合亦當再加詳玩不可自以為是過於激辨昔張横渠先生

一夕與二程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

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程伊川先生見横渠訂頑曰
是起争端改為西銘且曰某兄弟無此筆力又曰自
孟子後未見此書觀此足見二子舍已從人取人為
善鄒魯真傳正在於此若以自是為自信主意一定
無復商量如此縱講得是亦為不是況又未必是乎
近世學者多坐此病吾輩當共戒之
一坐久興到願歌詩者歌詩數首以暢滌襟懐子與人
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氣象何等從容誠意何

等懇至即此是學

一學之不講孔子且憂況於學者今吾輩講學於此非徒教人乃所以自求其益耳何也人心易放學問難窮無論浮湛世味悠悠歲月即使令日行義超卓儘足樹立苟以此自足自滿不復求益寧保終身之不改行改玉乎即不然寧保終身之不南越北轅乎故親師取友一則夾輔切劘使不至放逸其心一則問津指路使不至錯用其功耳總之自求其益非所以

務外狥人也故鄒東廓先生有云學之不講聖門所憂所謂講者非以資口耳所以講修德之方法也下文所指聞義而徙不善而改便是講學以修德實下手處而吕涇野先生亦云學不講不明非是自矜將驗己之是非又云道學之名亦不消畏避人知方是真做纔有避人知的心便與好名的心相近此皆前輩折肱之言吾輩不可不潛心體驗者也

一古今理學名儒標宗立旨不翅詳矣陽明先生揭以

致良知一言真大有功於聖學不可輕議且如吾輩今日講學於斯其於聖賢道理發揮亦可謂極明暢矣不知各人心中一點真偽處大家得而知之乎否其各人飭躬勵行亦可謂極真切矣不知其心中一點安勉處大家又得而知之乎否大家雖不得而知其各人心上一點良知明明白白一毫不可得而昧也吾輩今日為學不在遠求只要各人默默點檢自家心事默默克治自家病痛則識得本體自然好做

工夫由是親師取友其益自爾無窮耳不然瞞昧此心支吾外面即嚴師勝友朝夕從游曷益乎此先生致良知三字所以大有功於聖學也若夫著實用功各求其所以致之之道則在吾輩大家勉之耳

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故顏子好學不過不遷怒不貳過而止耳無他奇術秘訣也今吾輩發憤為學斷當自改過始余每見朋友中背後多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或亦彼此未嘗開心見誠

以過失相規四字相約耳今願與吾輩約以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即彼此於靜所盡言相告令其改圖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即在公會中亦不可對衆言之令人有所不便於已固不當以一眚而甘於自棄於人亦不當以一眚而阻其自新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即此便是學顔子之學不然講論雖多亦奚以為哉此改過所以為聖學第一義故於約中特言之其他不能具而悉也

附答問二則

問古之聖人只講學可矣何必立講學之名曰古之聖人若只自己講學而不立講學之名以為天下後世鵠則天下後世皆不知有講學之事而自古聖賢相傳之道統自聖人而任亦自聖人而絶矣是豈聖人之心哉聖人之心正要立此名以為天下後世鵠使天下後世有所趨向庶乎人人共為此事則自古聖賢相傳之道統或可以衍之于無窮而後聖人之心

始遂耳聖人有功于天下萬世處正在于此非聖人

故立此名而好之也

問學者不言而躬行何必講學曰此言字不是指講學

如有人自家不能孝不能弟却好議論别人不能孝

不能弟君子曰不言而躬行可也何必議人又有人

自家真能孝真能弟而却好對人誇自家孝自家弟

君子曰不言而躬行可也何必誇人此言字指自家

議論人自家誇張人說原都是不該有的故曰不言

而躬行若自家真能孝真能弟不惟不自誇而且歉然不自足猶終日講如何孝如何弟不惟不議人而且廓然不自私猶終日與人講如何孝如何弟此講學之言正躬行之士不可一日無者也可曰不言而躬行哉言之一字不明不知誤了古今多少人

少墟先生講學有年頃謝政歸余竊喜得相與肆力於學也乃與諸同志約會於寶慶寺中先生欣然從之坐講終日惓惓以躬行相勸勉一時人心莫不感

發興起已咸謂其不可無約以遵守之也因請於先生先生出此以示後與會者益衆其約抄閲不給余因謀諸同志付之梓人嗚呼為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戒空譚敦實行先生約中業已及之矣願與同志共勗之余又何贅焉咸寧王境謹跋

士戒

余至不肖諸生不不肖余而從之遊余愧無能為助也聊述數語以戒諸生知諸生必不其然第不如此

不足以效忠告耳儻中有不率者諸生當先鳴鼓攻余訓導不嚴之罪

一毋自恃文學違誤父兄指教

一毋妄自尊大侮慢宗黨親朋

一毋對尊長噦一決切噫隘嚔帝咳丘蓋切欠伸跛庇倚睇第視唾吐臥切洟替及撒手交足等弊

一毋在稠衆中高譚闊論旁若無人

一毋假以送課徧謁官長以希進取或官長有命不得已錄送可也

一毋爭強好勝擅遞呈詞或父兄有命亦當委曲勸化必萬不得已方可

一毋借人書籍不還及致損污言書籍則凡物可知

一毋到人書房窺看私書簿籍及稱誇文房器具

一毋揀擇衣服飲食及致飾車馬等物

一毋見人貧賤姍笑凌辱見人富貴嘆羨詆毀

一毋結交星相術士及扶鸞壓鎮諸凡無籍之人

一毋看水滸傳及笑資戲文諸凡無益之書

一毋撰造詞曲雜劇及歌謠對聯譏評時事傾陷同袍

一毋替人撰造揭帖詞狀及私約書札此二段每見人往往有犯之者

一毋輕易品評前輩著作及學問淺深行事得失明羅王法幽遭天譴

一毋彼此約分飲酒遊樂

一毋唱詞作戲博奕清譚

一毋出入酒館縱情聲妓及更深夜静方才到家如遇親朋見名席間有妓寧辭而不往可也

一毋哄人詈人併議論人家私事

一毋作課之日輕易告假及彼此説話看稿以亂文思

以上數欵皆余髫年所聞於長老先生者故不憚諄諄爲諸生言之諸生其愼聽毋忽

諭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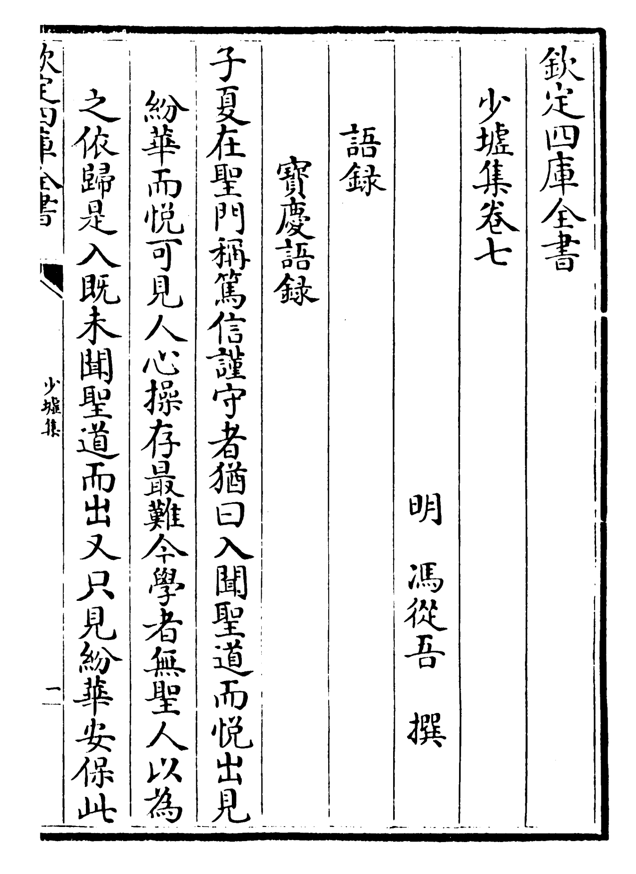
千講萬講不過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盡之矣因錄舊對一聯

做箇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

行此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

丙申秋余偕諸同志立會講學于寶慶寺會凡旬日一舉越數會凡農工商賈中有志向者咸來聽講且先問所講何事余懼夫會約之難以解也漫書此以示若夫臨時問答各隨其人不具論

少墟集卷六



少墟集卷七

明　馮從吾　撰

語録

寳慶語録

子夏在聖門稱篤信謹守者猶曰入聞聖道而悦出見紛華而悦可見人心操存最難今學者無聖人以為之依歸是入既未聞聖道而出又只見紛華安保此

心之不舍而亡耶念及於此真是汗顔慄骨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仁者强恕而行之事然天下不

皆强恕而行之人我奈何因不欲之加而輙動其憤

懑不平之念如此則必生身于羲皇之世而後可也

但不知羲皇之世又有此憤懑不平之士否

君子遵道而行其志曷嘗不鋭然不免廢於半塗者怕

人責備也不知别人責備我正是指點我處有人指

點我方喜其前途之不迷也而又何怕之有

管仲設三歸用反坫樹塞門其規模何等大也而夫子乃曰管仲之器小哉夏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其家數若隘乎小也而夫子乃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何聖人之識見議論與人情大相懸絶耶于此勘得破方不為世俗所粘染

黄擴儒問學者學聖人尚矣竊意聖人𤣥修實詣或高出尋常一籌及登壇聚講以日用為體驗處乎澹為下手處何時才躋聖域曰自古聖人造詣豈止高出

尋常一籌蓋高出尋常萬萬者但不知聖人當日用何功才得造詣至此亦不過以日用為體驗處以平淡為下手處耳吾輩果能如此常常用功不患不躋聖賢之域

又問旦晝時百累膠結萬竇碁布牛羊斧斤易知也憶午夜乍覺每將旦晝未為隱事預先千想萬慮一切牛羊斧斤都打不退此樣病根如何拔去曰斧斤牛羊時時有之只是自家一向不知故反愛護之耳今

既知是斧斤必不肯再使我伐既知是牛羊必不肯再使我牧不患不退只患不打毋曰一杯水不能救一車薪之火也

又問人生塵寰舉足就差開口便錯尋自悔之差錯過的都收拾不來似這終身痼𤹪如何解脫曰學者終身痼𤹪不能解脫只是不知自悔若能自悔舉足自然不差開口自然不錯縱不然亦不至大差大錯矣又何痼𤹪之足患

又問堯舜地步最高功業最偉及閔子與氏論一不為堯隔壁即桀一不為舜隔壁即蹠夫堯桀舜蹠相去霄淵何故並談無別曰堯之隔壁就是桀舜之隔壁就是蹠中間再不隔一家此孟子所以並談無別世之學者既不敢為堯為舜又不甘為桀為蹠只是錯認以為中間尚隔許多人家耳使早知堯之隔壁就是桀舜之隔壁就是蹠自然一步不敢差錯

又問古昔論人多在事後今世論人多在事始想姬旦

負成王時伊尹放太甲時心事未白二公何所擔當不為流言中傷竟成千古大事曰世間是非毀譽最易動人伊尹周公只是能自信不為是非毀譽所動所以能成千古大事亡論伊周即如宋濂洛關閩國朝河會姚涇諸先生當日講學時有多少是非毀譽由今視之于諸先生竟何如大約古昔論人多在事後今世論人多在事始今世論人雖在事始吾輩自信當在事後

又問小白重耳兩霸最是魁杰稱善假之者迺陘亭衡雍後執陳濤塗聽衛元咺甫履盛滿輒肆惱媱暴行彰彰可指可摘又若不善假者此何以故曰天下事真者斷不能假假者亦斷不能真伊周真者也雖叢流言何損于真桓文假者也雖費彌縫何益于假不然濤塗之執元咺之聽何一旦敗露至此哉或曰非敗露也是真心發見也余曰然君子有真小人亦有真濤塗之執元咺之聽是小人之真心發見也于此

可以觀桓文之假而不可以此槩天下之真若槩以此爲真則日肆慆淫無所忌憚者爲真而一介不苟赤舄几几者反爲假矣故君子之真不可無小人之真不可有毋徒諉曰吾真也吾真也而置君子小人于不辨

或問先知後行知行合一曰昔涇野與東廓同遊一寺涇野謂東廓曰不知此寺何以能至此寺東廓曰不至此寺何以能知此寺之妙二公相視而笑可見二

說都是不可執一也雖然道之不行章先後合一業已詳言之矣吾輩又何疑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覆載生成之偏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說的未嘗不是但講天地之大處不可說壞天地當云以天地之大無所不覆無所不載人不知當何如頂戴宜乎有感而無憾然人心不足人之願欲不齊雖以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可見道理無窮猶字最當體認不可說壞天地尚有可憾處

天地生我當吾世而使人猶有所憾則天地生我之謂何須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使天地不至于為人所憾才不負天地生我之意不然無論為人猶有所憾之人即不為人猶有所憾之人而碌碌庸庸不能使天地不至為人所憾則天地又烏用生我為哉可愧可懼

孔子稱舜曰必得其名稱武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正見得武之征誅與舜之揖讓一耳且更加一天下字

又加一顯字尤見得武之心事顯然明白天下人人所共信也

問曰必得曰不失一字之間真春秋衮鉞之意何如曰不然孔子正恐人有此議論故序武于舜後序不失於必得後耳又問不失二字何曰二字極有意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不獨文王武王受命而曰未可見武王一生亦以服事殷父子已得天下之顯名直至末年不得已順天應人才有此舉宜乎平日

之顯名至此不無少損而猶然不失此所以為難故曰不失非與必得二字有哀鉞也又問曰身似心猶歉焉何如曰不然自古聖人做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疑一時浮議或有所不免然公論久而後定縱身後有顯名而不能保其身之不失武王能以其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是何等心事又何以服人至此豈不尤難之難哉謂武王自歉則可若以心猶歉解身字則不可

問壹戎衣而有天下何也曰一字正見得師不老財不匱兵不血刃處向非天與人歸武王不得已而應之安能易易如此惟一戎衣而有天下此所以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也問文王事殷而武王伐受文王之心戚矣何如曰父作之子述之此正文王之所以無憂也烏乎戚謂之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可見武王到文王之時亦必以服事殷文王到武王之時亦必一戎衣而有天下孔子明白說破而蘇子猶謂武

王非聖人何也

問子思惓惓於纉緒繼述為武周辨者何曰孔子嘗謂

武未盡善葢悲其遇也又謂夏禮殷禮吾能言之葢

為周監于二代遡其郁郁之文所從出也而或者不

察以為孔子若有不足于周者且春秋時周先王存

一空名而為下之敢於倍者又多借未盡善之言以

為辭故子思不得已直說出武周心事原與堯舜揖

遜之心同而後又惓惓于今用之吾從周及憲章文

武之說又引夏禮吾能言之云云以為証此其憂誠深而其慮誠遠矣中庸一書謂之明道之書可也謂之維周之書亦可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此亦裁草節省之意不知有當裁草節省者亦有不當裁草節省者春秋時列國不惟不奉聲教且不奉正朔矣關係豈小夫子愛禮之意只當在奉正朔上說與春秋書春王正月之意同

昔人謂桐江一絲繫漢九鼎余謂有司一羊存周九

問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周自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天子不廵狩諸侯不述職列國不陳詩貢俗原是詩亡不是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所以孔子删詩止於三百篇此外再無詩可删矣王迹熄而詩亡覩詩亡而王迹可憂此孔子所以作春秋以存王迹也春秋天子之事不是孔子僭托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只是魯之春秋照周天子的制度稍為筆削便是天子

之事非復諸侯之事矣故觀於春秋而知周天子之政教號令猶然行于天下也夫子維周之功大矣

問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如今有目疾者亦神散而昏豈胸中不正耶曰只視所當視不視所不當視便是瞭便是神精而明若不視所當視而反視所不當視便是眊便是神散而昏昔一朋友書屋中有酒數罌有書數卷客至反覆視酒更不及書主人因留飲大醉而别嗚呼瞭眊之際亦微矣

可不慎與

問格物曰今吾輩在此講格物就是格物即如孝弟二字與師友講明便是格孝弟之物心下講得孝弟二字明白即是知至由是誠其孝弟之意正其孝弟之心脩其孝弟之身齊其家使一家之人皆孝弟治其國使一國之人皆孝弟平其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孝弟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若離却眼前另尋一物是物與吾身為兩而道可須臾離矣

問經權曰天地間只有此經天地以此立心生民以此立命人類以此異于禽獸可進可退可毁可譽可生可死而此經必不可廢但當平常易處之事雖中人或亦偶合當變故難處之事雖賢者不免出入所以古之聖人不得已設一權字以為事至于此須是行權才得合經不然便拂經矣是聖人之設權正為委曲合經設也而後人之行權反多至於廢經何哉聖人為經以設權後人借權以廢

經關係豈小
信者人之真心國之大經足食足兵民信三者誠不可
缺一若不得已寧可去兵必不可去信再不得已寧
可去食必不可去信再三斟酌至死不去此權也正
所以求合乎其經也若今人論政平常已不知信為人
之真心國之大經每每與兵食並論所以但不得已
先要去信何況於再若曰不得已而行權耳不知行
權之主意謂何如此又何取於權哉權一也權的合

經不合經便是能權不能權便是可與不可與
孔子而後可與權者莫如孟子如荅任人一章任人不知禮為天地之大經為萬古之常經乃權於禮與食之間而謂食重又權於禮與色之間而謂色重曰饑而死曰不得妻者甚之也說到這個去處恰似食色重所以屋廬子亦不能荅不知如此權禮則人欲肆而天理滅人類將盡淪於禽獸矣其關係夫豈小哉孟子亦權於禮與食之間而曰寧可以無食必不可

以紾兄之臂而奪之食亦權於禮與色之間而曰寧可以無妻必不可以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曰紾兄曰踰墻亦甚之也說到這箇去處自然是禮重如此權禮則天理常存人心不死人類不至為禽獸矣先王為食色而制禮孟子權食色而重禮天地之大經以正萬古之常經以明其功豈小補哉故曰孔子而後可與權者莫如孟子也

君子遠庖厨一句正是行權以合經處不忍見其死不

忍食其肉此真心也此經也此心既是不忍而賓祭又不可廢若不行權執定禮不可廢只得忍而殺之則其初一二次還覺不忍久之習以為常必至見其生而亦忍見其死聞其聲而亦忍食其肉矣故先王不得已行權以遠庖廚庶乎禮既不廢心亦可存豈非為仁至妙至妙之術哉庖廚原為此心而遠行權原為合經而設惟至於委曲以合經而後見權之所以為妙

吾儒事業不外齊治均平此是如何景象若以家道富厚為齊以天下富强為平此五霸之治平非二帝三王之治平也唯是入其家見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方是家齊景象而家之貧富不與焉推而一國必一國興仁興讓而始謂之治又推而天下必人人親其親而長其長則天下始平不在國之富不富兵之强不强也以富强為治平此千載不破之障一念不起純然是善惟有念而後有善惡之不同故戒

愼不睹恐懼不聞而朱子解之止曰存天理之本然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朱子解之即曰遏人欲於將

萌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節字乃天然自有之節就是中

不是人為

問豫立之意曰豫在事上尋求斷不能立葢事變無窮

千頭萬緒豫先何以安排即安排得是亦屬有所將

迎之弊况又未必合乎此豫字即是下文擇善固執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於此勵弗措之志加百倍之功造到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凡事自然是立前定者前定乎此也若預先不在理上講究得明白心上不涵養得純熟事到面前如何得妥貼凡事豫則立是在心上豫不在事上豫

一夕坐寶慶月下見皓月當空自覺此心湛然無物因顧謂諸生曰此時正好自識心體蓋人性上不容添一物就如皓月當空纖塵不染可見吾輩心體必一

物不容而後能萬物皆備彼反身不誠萬物不能皆備者還是自家心上有物還是自家心體不乾淨

問一物不容與萬物皆備二物字同否曰一物物字指欲言萬物物字指理言佛氏本來無一物不止欲無併理亦無不止理無併無理之無亦無矣此理障二字所以貽禍無窮也

人心所以與萬物隔者只是不能舍已若能舍已自然眼界大心地寬自然看得我與人俱從一善生來有

何不可從處有何不可樂取處蕩蕩乾坤獨來獨往豈不為千古一快

取與二字原是相反惟善是同有的故即取為與於人無損而于已有益于已無損而於人有益故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彼此無損彼此有益人亦何憚而不與人為善耶

大學言正心無他法只是要此心常在腔子裏蓋此心一不在所以視聽遂失其職以此應事未有不差錯

者此身所以不脩也薛文清公每寢必自問曰主人翁在室否可謂精于心學者

出門如見大賓非止為出門而發蓋出門之後就要待人就要處事有多少事體多少應酬若以不敬當之豈有不差錯之理故提醒之法于出門尤為緊要

問叅前倚衡曰只如此時眼前師友相對大家精神收歛寧一便是叅前倚衡真境第恐吾輩過此時不能如此時耳所以學要常講師友要常會

問人而無信曰信在天為實理故四時一信之流行在人為實心故四徳一信之貫徹如怵惕形于孺子固信之見于仁矣俄而接大賔而恭敬生焉非信之見于禮乎又俄而屈直互陳是非立判非信之見于智乎世人不知無信之不可故意做出許多機械來以為巧于涉世不知人而無信終不能行自已做到州里不能行處還不知是不忠信篤敬之故真是可惜言忠信一節正是人而無信的註疏

問淡而不厭曰淡之一字原是性體吾性中一物不容何其淡也無物而萬物皆備又何厭之有即如滚水淡極矣故人人皆可用且如眼前飲茶就有多用不得的推而至于羮汁酒醴之類則人人斷難如一矣可見淡中之味人人當知能知此味則天下無事不可做矣先儒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此之謂也

人之樂未有無所寄者只是要寄得好即如聲色貨利人皆以為可樂故敝精耗神以殉之至老死而不寤

所樂一差匪獨人品攸關而身家亦係之良可悲痛故二程初見茂叔即教之尋仲尼顔子樂處誠恐劈頭所樂一差則終身不能出此坑塹耳

孔子論友即繼之論樂而損益辨焉此之損益即利害禍福也不得輕輕看過

自家所樂一差則終身相與的朋友豈得不差朋友一差何事不差念之悚然

今人於書畫奕詠靡不殫精爲之如曰學聖人則退托

不敢當豈知技藝至難故不能者極多若夫孝弟庸行當身而具人人可能則學聖人不較易乎

問吾子云人生天地間惟有講學一事固矣第講學者多惹人議論奈何曰議論何病議論然後見君子且吾輩為學非所以學孔孟耶孔子講學或人疑其為佞孟子講學外人譏其好辯不特此也伊川有洛黨之嫌紫陽有偽學之禁真西山稱為真小人魏了翁號為偽君子自古聖賢未有不從是非毀譽中來者

故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又曰金不鍊不精玉不琢不美可見是非毀譽聖賢方藉以為鍛鍊砥礪之資也又何計人之議論哉不然瞻前顧後方信忽疑是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也何以謂之孔孟又何以謂之程朱哉白沙先生詩有云飽歷氷霜十九冬肝腸鐵樣對諸攻羣譏衆詆尋常事了取男兒一世中願與諸君日三復之

閑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何如曰道無大小學亦

無大小安得以小德出入為可此中大有意思蓋先王立教大處不待言小處如曲禮所稱上東階則先右足上西階則先左足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作跪而遷之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人子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之類即一言一動一步一趨都有箇規矩準繩一毫不肯假借一毫不得踰越非是先王過於詳過於嚴蓋立教不得不如此先王立教既如此此其詳且嚴而又恐學者苦

其繁畏其嚴於是不得已又寛一步曰大徳不踰閑小徳出入可也庶使初學之士不至苦其繁而自諉又畏其難而自阻耳不嚴不足以端學者之趨而不寛又不足以鼓學者之進此正是聖賢循循然善誘人處非果謂小徳可以出入無傷也若果謂小徳可以出入無傷則先王立教只標其大徳足矣又何必條縷小徳若是之詳且嚴哉惟其若是之詳且嚴所以不得不説此一句聖賢中間有多少苦心處語云

天之愛民甚矣余亦曰聖人之愛學者甚矣學者豈可不亦步亦趨務使毫無出入以無負聖人愛之之意此章之言大有關係安得謂不能無弊吳氏蓋未嘗深思其意耳

問或以綱常倫理為大德辭受取與為小德何如曰伊尹格天事業皆從一介不苟中來辭受取與豈是小德為此言者是貪夫借口之辭豈子夏之意

先王立教雖是寬人一步學者不可自寬如禮記內則

云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潄衣服斂枕簟洒掃堂室
及庭布席各從其事至於曲禮又云献粟者操右契
凡遺人弓者右手執簫左手承弣主人自受由客之
左之類由是觀之吾輩自來不知出入了多少尚敢
還說別樣出入無傷哉不辨其何者為大德何者為
小德而槩言小德出入無傷竊恐其認大德為小德
認踰閑為出入而猶曰無傷無傷也其自誤誤人可
勝道哉細行不矜終累大德願與同志共勗之

聖賢學問雖多端一言以蔽之曰謹言慎行不必深求只看世間謹言慎行的人那一箇不為人所敬愛那一箇不獲福放言肆行的人那一箇不為人所怠慢那一箇不惹禍故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又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念及于此敢不凜凜

言易而行難為謹言易而慎行難也今于易者且不能又何論難者哉昔劉元城問盡心行已之要于司馬

温公公曰其誠乎又問從何入曰從不妄語始元城于此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為古今大儒不妄語三字似易而實難願共勉之毋忽

語云一念而善景星慶雲一念而惡妖氛厲鬼余亦云一言而善景星慶雲一言而妄妖氛厲鬼古詩云忠孝傳家國詩書教子孫廣行方便事陰德滿乾坤余亦云忠孝傳家國詩書教子孫廣開方便口陰德滿乾坤言出于我一毫無所費而能使陰德滿乾坤人

亦何憚而不為耶可見人不惟不當妄語且當善言

德行

天下之患莫大于小人倡不根之言君子不察誤信而

誤傳之人見其出于君子之口也皆謂君子必有所

見其言必不妄即理之所無者或亦信其為有而不

可破矣不知小人當造言之時原覬君子之信而傳

之及君子一信而傳之則小人反借為口實曰君子

云何君子云何即他人亦必曰君子原云何原云何

也如此則小人不根之言一一皆有根之論矣當斯時也即堯舜之明亦豈能察之哉忠臣飲恨孝子含寃病正坐此余以為君子之聽言凡說好人不是處當姑闕疑從容詳審勿輕信而輕傳之則小人之計自無所售彼縱假借而君子原無此言天下必有能辨之者又何萋斐貝錦之足憂哉

問君子小人之心曰恐君子變而為小人望小人變而為君子者君子之心也恐小人變而為君子望君子

變而為小人者小人之心也此小人所以動輙左袒小人而媒孽君子左袒小人者非是厚小人只是使小人益成其為小人而有以快已之忌心媒孽君子者非是恨君子只是使君子不成其為君子而有以遂已之忌心耳故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小人只是一箇忌心不知壞了世道人心多少良可浩歎

問或云必有孔孟之道然後可闢佛老其説是否曰此

佞佛者阻人闢之之言而聽者未及察耳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若必待有孔孟之道者而後可以闢佛老則佛老終無人闢矣能言距楊墨二句余昔有此破云大賢公闢邪之責于天下亦不得已意也余師蕭慕渠先生深以為然近又見葉寅陽破云大賢主張聖教而深望于羽翼者焉更得其意問從祀孔廟只當重人品不當專重講學何如曰不然此祀原專重講學須在講學中擇其有功聖門人品

無議者方得從祀若不論講學與否而槩論人品則古今人品無議者亦多矣豈得人人而祀之且孔子以前人品無議者又不在所遺邪講學二字創自孔子此祀全為風人講學而設不專為古今人物而設也若古今人物表表不凡者或祀鄉賢或祀名宦或為專祠以祀用以崇德報功磨世礪俗皆無不可第不宜輕易從祀孔廟耳此關係不小不可輕議

問講學者多棄去文詞不理此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

何如曰學者棄去道學不理誠不可若棄去文詞不理有何關係而曰此自護其短之巧術也能文者自是能文不能文者自是不能文能文者而不理此正道學不自恃其所長不能文者而不理此正道學不自護其所短而反以為自護其短之巧術何也道理甚明無足置辨

問聖賢道理在人倫日用間只為子孝為臣忠可矣何必講心性而後為學耶曰聖賢道理原在人倫日用

間但不知以心性不端之人為子能孝為臣能忠否

此必不能而曰不必講心性可乎借忠孝大題目以

杜講學之口此正以不忠不孝誤天下者也而學者

多誤信之何也

心之理一也在子謂之孝在臣謂之忠忠孝是天命之

性為子孝為臣忠是率性之道聖人教子孝教臣忠

是修道之教講心性正是講忠孝之理處今曰不必

講心性是臣子而不講忠孝之理也其不臣不子甚

矣

問心性之學上達之學也或不宜槩施于下學曰收放心養德性下學不當如是邪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一說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爲句經鉏堂雜志又謂正心二字元是忘字傳寫失真以一字分爲二字蓋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當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疊下勿忘作文法云云二說孰是曰二說俱非當依伊川以

勿正七字為句為是孟子謂必有事原是在心上有事心上用功不專在事上有事事上用功若說心必有事焉而勿正雖是明白却不渾融却不妙惟將心字放在下句正見得上句必有事焉而勿正是在心上有事勿正非專在事上有事勿正也此正見孟子句法字法之妙上文是集義所生者義原在心在內故行慊於心便是義行不慊於心便不是義集只行事件件務慊於心便是非硬將外面一物取而積累

於此而曰集義也告子義外之見病正在此故孟子先說集義後說行有不慊於心而直斷之曰告子未嘗知義正與此先說有事後說心勿忘勿助長一樣文法大抵聖賢立言下字眼都有意思學者識見不到切勿輕起疑端擅自更改也

正心誠意四字千古正論聖學真傳而或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為句或又以正心二字為忘字之誤必欲借孟子抹摋正心二字何也

問巧言佞利口何以分别曰佞與利口俱是巧言孔子曰巧言亂德孟子解之曰佞亂義利口亂信昔張横渠以崇文説書被召與王安石議不合安石遂命按獄浙東寘蹤之也時程伯淳為御史爭曰張某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臯陶猶且讞獄此佞語也朱文公内召入朝有人要於途説之曰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文公正色荅曰某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言者愧服上所厭聞云云此利口也

或以文公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之言為迂不知正與邪對誠與僞對既以誠正為迂不知將以何者為不迂邪或者其人可知矣

或曰正心誠意亦未必為上所厭聞或為上所喜聞亦不可知為臣子者何可不言余曰不然臣子進言不必論上所厭聞不厭聞亦不必論上所喜聞不喜聞如以厭聞誠正而不言誠正固非事君之道如以喜聞誠正而始言誠正亦豈純臣之節如喜聞誠正而

言誠正固矣倘喜聞狗馬而亦言狗馬可乎喜聞貨財而亦言貨財可乎不論自家所學惟論上所喜厭其勢必至于此唐李勣知遂良之說上所厭聞故陛下家事之説一投而遂貽唐室無窮之禍想勣之心不過以遂良之言為迂耳豈知貽禍之烈至此哉文公不論上所厭聞否第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宛然孔氏家法真萬世臣子之所不敢違也

問學之不講孔子所憂後世學者多不肯講何也曰其

病多端一則于已不便一則自以爲是一則爲人不足與言一則恐爲世所厭一則嫉忌人之勝巳孔子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一講則人必以躬行責備于已不便故不得已謂學只在行不在講是以行之一字杜責備者之口以掩不行之過也即間有能行者又器小易盈若曰吾行是是亦足矣何必再講而况其人又不足與講也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

義也云爾彼其心或亦曰是何足與言學問也云爾昔人說朱文公曰正心誠意上所厭聞今之不講者豈亦以正心誠意世所厭聞而講之無益邪女無美惡入宫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妒今之不講者得無曰我不能行而講之使人行則形已之短我能行而講之使人行則掩已之長得非忌心勝而不欲人之行之邪不知不講者不行者也真能行者必不避人責備而不講義理無窮即聖賢且望道未見我安

敢自以為是而不講人性皆善孰不可與言敢謂人不足與言而不講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何論人之厭不厭也而不講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方愧不能與人為善也又何忌人之勝已也而不講孔子憂之正憂乎此耳後人不憂豈其有加於孔子邪

問近世講學者多講玄虛不知只躬行足矣何必講曰藥玄虛之病者在躬行二字既學者多講玄虛正當講躬行以藥之可也而反云學不必講何哉為此言

者是左袒玄虚之説而阻人之辨之者也

講玄虚之學講學也講躬行之學亦講學也玄虚之學不講可也躬行之學不講可乎若曰學不必講豈躬行之學亦不必講邪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若不講如何孝如何弟安能孝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若不講如何忠如何恕安能忠恕彼謂只孝弟忠恕而不必講者是原無心于孝弟忠恕者也

孔子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可聽其未得已乎故

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學者正是講其所以躬行

處正是因其未得而講之以求其得處不然躬行君

子終未之有得矣

講學二字幸出于孔子若出于孟子則必以為孟子不

及孔子處在標此二字矣

問講學可也第不宜如諸儒之各立門户何如曰不然

天下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門户者乎如以諸儒標天

理二字標本心二字標主敬窮理四字標復性二字標致良知三字為立門戶不知孔門標一仁字孟子標仁義二字曾子標慎獨二字子思標未發二字豈亦好立門戶邪夫子之墻數仞若真欲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自不容不覓此門戶以入不然是原甘心于宮墻之外者也何足辨哉且論道體則千古之門戶無二論功夫則從入之門戶不一第求不詭于孔氏之道各擇其門戶以用功不自護其門戶以立異

可耳而必于責備其立門户不知舍天理本心愼獨未發之外又將何所講邪一開口便落門户真令人不敢開口矣聞者豁然大悟

天下有三件不可解的事言可省也別樣不該說的言語通不省偏只省了講學的言語一不可解交可寡也別樣不該交的朋友通不寡偏只寡了講學的朋友二不可解是非可避也別樣不該管的是非通不避偏只避了講學的是非三不可解

或有苦忌者之責備者余曰人而不為人所忌則其人可知矣人而忌人則其人可知矣人而不為人所責備則其人可知矣人而責備人則其人可知矣

戰國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得孟子辟而闢之從漢至宋佛老之言盈天下得程朱辟而闢之至于今日非學之言盈天下倘有辟而闢之如孟子程朱其人乎余竊願為之執鞭

非學之言忌者倡之誤聽者從而和之講學者又誤從

而講之忌者無論矣誤聽者從而和之講學者又從而講之何也講學者誤講非學之言于己為自誤于人為誤人

論學譬如為文必融會貫通乎百家然後能自成一家若只守定一家恐孤陋不能成家矣學之道何以異此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又曰孔子之謂集大成

天下事執彼以議此執此以議彼則皆短也執此以濟彼執彼以濟此則皆長也執伯夷之清以議下惠之

和執下惠之和以議伊尹之任則三子皆在所棄矣執伯夷之清以濟下惠之和執下惠之和以濟伊尹之任則三子皆在所收矣孟子聖三子正所以備孔子之集成孔子之時耳不然舍清任和之外又將何所集以成大成哉惟不外清任和而能時出之此孔子所以異于三子也

古人惟見人之長今人惟見人之短古人論人于短中求長今人論人于長中求短古人見人之長處原是

長處見人之短處原是短處令人見君子長處反以為短處見小人短處反以為長處

皆古聖人也論人何其恕吾未能有行焉自處何其謙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趨向又何其正此正孟子之所以得統於孔子也

以孔子自期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以孔子望人則可以孔子責人則不可只爭一念遂隔千里

宋儒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余亦云人不學仲尼

萬古如長夜

士君子為人全要有品有量一介不苟以學品則品自高萬物皆備以學量則量自大

少墟集卷七